







東坡集卷之六十一

雜著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代侯公說項羽辭

并叙

漢與楚戰敗於彭城太公間走見獲於楚項羽常直軍中以為質漢王遣辯士陸賈說項羽請之不聽後遣侯公羽許之遂歸太公侯公之辯過陸生矣而史闕其所以說羽之辭遂探其事情以補之作代侯公說項羽辭

漢王四年遣辯士陸賈東說項王請還太公項羽弗聽賈還漢王不擇者累日左右計無所出侯公在軍中而未知名乃趨進而言

曰秦爲無道荼毒天下戮人之父刑人之子如刈草菅大王奮不顧身建大義除殘賊爲萬民請命今秦氏已誅天下且定民之父子室家皆得保完以相守也其慶大矣宜與太公享萬歲無窮之歡不幸太公拘於強讎以重大王夙夜之憂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諸臣未有輸忠出奇以還太公之屬車蹈義死節以折項羽之狼心者臣恐天下有以議漢爲無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願先卽辱國之誅漢王嘻噫曰吾惟不孝不武而太公暴露拘辱於楚者三年矣吾念天下大計未獲卽死之此吾所以日夜痛心疾首東嚮而不忘者也顧爲之奈何侯公曰臣雖不敏願大王假

臣革車一乘騎卒十人臣朝馳至楚壁而暮與太公賁乘而歸可  
乎漢王慢罵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陸賈天下之辯士吾前日遣  
之智窮辭屈抱頭鼠竄顛獮而歸僅以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  
曰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則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大王  
前日之遣賈也恃之爲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賈乃困辱  
而歸是大王氣喪而心挫也宜有以深鄙臣也且大王一失任於  
陸賈乃遂懲艾以爲無足使令者是大王示太公之無還期待天  
下爲無士也漢王曰吾豈忘親者耶顧若無足以辦此且項王陰  
伎不仁徒觸其鋒與之俱靡耳侯公曰昔趙平原君苦秦之侵欲

結楚從也求其可與從適楚者二十人蓋擇於門下也食客數千  
得十九焉其一人無得也最下客毛遂請行平原君不擇而與之  
俱卒至強楚廷叱其王而定從於立談之間者毛遂功也日者趙  
王武臣見獲於燕以其臣陳餘張耳之賢擇人請王往者十輩無  
一返者終於養卒請行朝炊未終乃與趙王同載而歸此大王之  
所知者臣乃今日願爲大王之毛遂養卒大王何嫌不辱平原餘  
耳之聽哉漢王曰善卽飭車十乘騎卒百人以遣侯公侯公至楚  
晨扣軍門謁項王曰臣聞漢王之父太公爲俘囚臣切慶大王獲  
所以勝於漢者前日漢王遣使請之而大王不與至將烹焉臣切



弔大王似不卹楚矣項王嘆曰大怒叱侯公曰若自薦死乃欲爲  
而主行說以僥倖也且吾親與人角而獲其父固將甘心焉今乃  
言無卹者何也侯公曰臣以區區之身備漢之使而有謁於大王  
故大王以臣爲漢游說而忘忠楚也大王試幸聽之使其言有可  
用則楚漢之大利兩君之至歡豈臣之私幸也使其言無可用則  
臣徐蹈鼎鑊以從太公之烹蓋未晚也項王曰太公之不得歸必  
矣若將何言侯公曰夫漢王失職怏怏而西因思歸之士收豪傑  
之伍舉梁漢之師下巴蜀之粟并三秦定齊魏日引而東以與大  
王決一旦之命大王視其志固將一天下朝諸侯建七廟定大號



爲萬世基業耶抑將區區狗匹夫之節爲曾參之孝而已者耶且  
連兵帶壘與楚百戰以決雌雄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軍覆將  
死自救不暇凡所以運竒決勝爲大王之勍敵者在漢王與諸將  
了事耶抑太公實爲之也耶雖庸人孺子固知之然則太公獨一  
亡似人耳不足爲楚漢之輕重大王幸虜獲之而禍福實係焉視  
其用之如何耳得所以用而用之者強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  
爲失其所用未若不獲之爲善也大王所以久拘而不歸者固以  
要之誠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則權在我要而不能致則權在人權  
之所在以戰必克則要者名也歸者實也大王苟不得志於名當

速收效於實無爲兩失而自遺其患是以臣竊爲大王慎惜此舉也大王固嘗置之俎上而命之矣彼報之曰必欲烹之願分羹焉且父子相愛之情豈相遠哉方漢王窘於彭城二子同載推墮捐之弗顧也安知其視父不與子同也太公之囚楚者三年矣彼誠篤於愛父固將捐兵解甲膝行頓顙楚之轅門爲之請一旦之命今勵士方力督戰方急無一日而忘與楚從事此其志在天下無以親爲也大王今不歸之以收其實耐久留之以執其父似不卹楚也項王怒氣少息徐曰王爾其父何與耶且漢王親以其身投吾掌握者數矣我常易而釋之今乃日東向

必欲亡楚而後已故吾深讎之欲殖醢其父聊快於一時況與之  
歸耶侯公曰辱大王幸賜聽臣臣請言其不可者夫首建大義誅  
暴秦者惟楚世爲賢明顯名於天下者維楚天下豪傑樂從而爭  
赴者惟楚被堅執銳爲士卒先所向摧靡莫如大王兵強將武百  
戰百勝莫如大王諸侯畏懼惟所號令莫如大王割地據國連城  
數十莫如大王大王持此數者以令天下朝諸侯建大號何待于  
今然而爲之八年智窮兵敗土疆日促反爲漢雌大王嘗自知其  
所以失乎項王曰吾誠每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試論吾所以失者  
侯公曰大王知夫博者事乎夫財均則氣均氣均則敵偶然後勝



負之勢決於一時今大王求與漢博方布席徒手未及投地而驟以已資推遺之已而財索氣竭徒手而校之則大王之勝勢去矣夫仁義禮智所以取天下之資而制敵之具也大王乃棄資委具以爲無所事以故漢皆獲而收執之此所以自引而東視大王如無也項王曰何謂棄資委具侯公曰夫秦良之不聊生久矣漢王之入關也秋毫無所犯解秦之畧約法三章民大慶悅惟恐其不王秦也大王之至燔燒屠戮酷甚於秦秦人失望何以爲仁大王始與諸侯受約懷王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叩關決戰降俘其王以待大王而大王背約遷之南鄭何以爲信

大王以世楚將方舉大義不立其後無以令天下遂共立懷王而

稟聽之及天下且定乃陽尊爲帝而放殺之何以爲義以范增之

忠陳平之智韓信之勇皆人傑爭天下者視此三人爲之存亡然

而增死於疑平信去而不用何以爲智是以漢王於其入關也天

下歸其仁其還定三秦也天下歸其信爲義帝編素也天下歸其

義其用平信也天下歸其智此四者大王素有之資可畜之具惟

其委棄而不用故漢皆得而收執之是以大王未得所以稅駕也

方今之勢漢王者高資富室也大王者窶人也天下者市人也市

人不趨窶人而趨高資富室明矣然則大土今日之資恃有一太



公爾天所以相楚也今不歸之以伸區區之信義紆旦夕之急臣  
恐漢人怒氣益奮戰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資遺漢且將索然而  
爲窮人矣此臣所以爲大王寒心也夫制人之與見制於人克人  
之與見克於人豈同日而語哉願大王熟計之項王曰孤所以恩  
漢者亦至矣然去輒背我今其父在此猶日急闔誠一旦歸之徒  
益其氣爾侯公曰不然臣聞懷敵者強怒敵者亡大王於漢有足  
懷而制之乃欲怒而闔之臣意天溺大王之衷將遂孤楚矣大王  
誠惠辱一介之使護太公且致言漢王曰前日太公播越於外羈  
旅敝軍獲侍盥沐者三年于茲而君王方深督過之是以下國君

臣未敢議太公之歸今君王敕駕迎之孤恐久稽君王旦暮問安  
侍膳之歡敢不承令敬遣下臣衛送太公之屬車以還行宮孤亦  
願自今之日與君王捐忿與瑕繼平昔之歡君王有以報不穀者  
皇天后土實與聞之如此而漢不解甲罷兵以荅大義則曲在彼  
矣大王因之號令士卒以趨漢王此秦所以獲晉惠公也今大王  
不辱聽臣臣無所受命而歸漢王固將慟哭於軍日楚之讎我者  
深矣使者再返而太公不歸矣且號爲舉大義除殘賊拯萬民終  
之有不共載天之讎何面目以視天下今日之事有楚無漢有漢  
無楚吾將前死楚軍不返顧矣漢王持此感怒士心整甲而趨楚

軍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屍也項王曰善吾聽公姑無烹公第  
還語而王令罷兵吾今歸之矣侯公曰此又不可夫智貴乎早決  
勇貴乎必爲早決者無後悔必爲者無棄功王陵楚之驍將也一  
旦亡去漢大王拘執其母將以還陵也而其母慷慨對使者爲陵  
陳去就之義救陵無還遂伏劍而死故天下皆賢智其母而莫不  
哀其死也今太公幽囚鬱抑於大王之軍久矣今聞使者再返而  
大王無意幸赦還之臣竊意其變生於無聊不勝恚辱之積一旦  
引決以蹈陵母之義則大王悔恐自失雖欲同漢軍之鋒不可得  
矣臣聞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方今大王糧匱

師老無以支漢而韓信之軍乘勝之鋒亦且至矣大王雖欲解而東歸不可得矣臣願大王因其時而用其機急歸太公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大王解甲登壇建號東帝以撫東方之諸侯亦休兵儲粟以待天下之變漢王老且厭兵尚何求哉固將世爲西藩以事楚矣項王大悅聽其計引侯生爲上客召太公置酒高會三日而歸之太公后旣至漢王大悅軍皆稱萬歲卽日封侯公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者故號平國君焉

擬孫權答曹操書



權白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劉備以自效  
書辭勤欵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曉然知利害所在矣然僕懷  
固陋敢略布昔田橫齊之遺虜漢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  
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猶能以力自到不肯以身辱於劉氏韓信以  
全齊之地束手於漢而不能死於牖下自古同功一體之人英雄  
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以剪伐承平則理必猜疑與其受韓信之誅  
豈若死田橫之節也哉僕先將軍破虜遭漢陵夷董卓僭亂焚燒  
宗廟發掘陵寢故依袁術以舉義師所指城邑響應天下思得董  
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祿早世先兄伯符嗣命馳驅



鋒敵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耻下以畢先將軍之志  
耳不意袁術亦僭位號汚辱義師又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  
師進無所歸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爲之業耳不幸有荆軻舞陽之  
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僕受遺以來臥薪嘗膽  
悼日月之逾邁而歎功名之不立上負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  
知人之明且權先世以德顯於吳權若效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  
蒙顯戮豈不墜其家聲耶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多門宦  
官之亂纔息董卓之禍復興催汜未誅袁劉割據天下所恃惟權  
與公及劉備三人耳比聞卓已鯨鯢天子反正僕意公當掃除餘

孽同獎王室上助天子與宗廟社稷之靈退守藩國無失春秋朝  
覲之節而足下乃有欺孤之志威挾天子以令天下妄引曆數陰  
構符命昔笑王莽之愚今竊歎足下蹈覆車也僕與公有婚姻之  
舊加之同好相求然自聞求九錫納椒房不唯同志失望天下甚  
藉藉也劉備之兵雖少然僕觀其爲人雄材大略寬而有容拙於  
攻取巧於馭人有漢高祖之餘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  
不替曩昔僕以爲今海內所望惟我二人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  
之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見教殺  
昭與備僕豈病狂也哉古諺有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僕與劉備

實有唇齒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使僕取蜀是吳不得獨存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晉以垂棘屈產假道於虞以伐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虞以不知故及禍足下意何以異此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言以身託人必擇所安孟德視僕豈惜此尺寸之士者哉特以公非所托故也荀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勸公讓九錫意便憾使卒憂死矧僕與公有赤壁之隙雖復盡釋前憾然豈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爲哉縱公不見害交鋒兩陣之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兄子弟實在公側怨讎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數窘漢王

及卽位猶下三族之令矧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  
於九錫其肯赦僕於赤壁乎孔文舉與楊德祖海內奇士足下殺  
之如皂隸豈復有愛於權天下之才在公右者卽害之矣一失江  
東豈容復悔耶甘言重布幸勿復再

補龍山文并引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温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温遣孫盛嘲之  
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不見此文予乃戲爲補之曰  
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帽胡  
爲中觴一笑粲發榎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騾交驚驚蹇先蹶楚狂



醉亂隕帽莫覺服囚首枯顛萬髮維明將軍度量闕達容此下

士顛倒冠鞵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

右嘲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  
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  
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  
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羗

右解嘲

明正

送于伋失官東歸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爲正者非  
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



子之愛兄妻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  
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惟不與於已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  
悲不惑則不悲人宜以惑者爲正歟抑將以不惑者爲正歟以不  
惑者爲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爲吾者  
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爲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  
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  
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  
所以爲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爲正而以知我  
之粗者爲正是得爲正也歟故吾願爲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

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太息

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竒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城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

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其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而後出之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間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  
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  
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  
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  
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道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  
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  
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  
蘇子曰道可致而不<sub>可</sub>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  
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



爲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水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罪言

吾聞肉食之憂非藿食者所宜慮也府居之謀非巷居者所宜慮

也分之所不及義之所弗出也義之所弗出利之所不釋也犯義者惑維卒不自克作罪言萬夫之望萬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丘山之憾一笑可散芥蒂之讐千河不收嗚呼寧我容汝豈汝不可神之聽之終和而同乎乘人之氣決之易耳解枝觸猜是惟難哉水激則旱其傷溘夷矢激則遠行將安追嗚呼佐涉者湍佐鬪者呼柴不立其愚乃可以須愛心之偏其辭溢妍惡心之厚其辭溢醜惟仁人之言愛惡兩捐廣大恬愉上通于天嗚呼善言未升貧客瞰門曷以壽我公侯承之天道好還莫適後先人事喜復無常倚伏前之所是事定而偷今之所是後當焉如嗚呼禍不在

先亦不在天還隱其心有萬其全疾惡過義美惡易位矯枉過直  
美惡同則如食宜餽饜則爲度如酌孔取劇則荒舞嗚呼乃陰乃  
陽神理所藏一弛一張人道之常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  
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  
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金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  
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  
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

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嚙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嚙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時省觀焉

續養生論



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異奉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廉貞故爲君子貪狼故爲小人予參二人之學而爲之說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爲心水爲腎故五臟之性心正而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爲政也知此則知鈇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鈇凡氣之謂鈇或趨或蹶或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者皆鈇也肺實出納之肺爲金爲白虎故曰鈇又曰虎何謂汞凡水之謂汞唾涕濃血精汗便

利凡濕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爲木爲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  
之真人論內丹者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  
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  
於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爲政聲色外誘邪淫內發壬癸之  
英下流爲人或爲腐壞是汞龍之出於水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  
心者也喜則攫拏隨之怒則毆擊隨之哀則擗踊隨之樂則抃舞  
隨之心動於內而氣應於外是鈎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於  
水鈎虎之出於火有能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真人教  
之以逆行曰龍當使從火出虎當使從水生也其說若何孔子曰

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  
思而非土木乎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  
君師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本性無  
故是之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  
上火在易爲離離麗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  
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于腦而益于玄膺若鼻  
液而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之  
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爲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  
五行一曰水得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曰木故



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焉  
土爲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  
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汞龍之出于火流于腦溢于玄膺必歸  
于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  
日堅達于四支洽于肌膚而日壯究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鈇虎  
之自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  
道道則未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藥誦

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童乃曰采嶽山阿散髮巖岫永



嘯長吟願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旣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潁陽之風所以因馱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旣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薰血旣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麩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蒜茯苓麩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

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日  
三日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  
之旤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蕨麥茯苓多矣居  
士則歌以荅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  
茯苓蕨麥有時而匱兮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旤兮嗚呼噫嘻  
館客不終以是爲愧兮

捨銅龜子文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予無舍利可捨獨捨  
舍利者敬爲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頤爲武功宰長安有脩而

塔者發舊葬得之以遺予予以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  
以藏舍利則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壞貴舍利而賤私印樂久  
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予其并捨之

怪石供

禹貢青州有鈔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  
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  
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  
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爲怪矣  
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



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直以爲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旣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茨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世灌以墨池水強爲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後怪石供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于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東坡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麩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麩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麩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壅按而并泓之三日而并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麩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

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一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芻得一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芻半日取所謂羸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糶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芻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判倖酒狀

道士某面欺主人旁及鄰生側左元方之蓋已自厚顏仰西王母  
之杯宜從薄罰可罰一大青醜

白鶴新居上梁文

鵝城萬室錯居二水之間鶴觀一峯獨立千巖之上海山浮動而  
出沒仙聖飛騰而往來古有齋宮號稱福地鞠爲茂草奄宅狐狸  
物有廢興時而隱顯東坡先生南遷萬里僑寓三年不起歸歟之  
心更作終焉之計越山斬木泝江水以北來古邑爲鄰遶牙墻而  
南峙送歸帆於天末掛落月於床頭方將開逸少之墨池安稚川  
之丹竈去家千歲終同丁令之來歸有宅一區聊記揚雄之住處



今者既與百堵爰駕兩楹道俗來觀里閭助作願同父老宴鄉社  
之雞豚已戒兒童惱比隣之鵝鴨何辭一笑之樂永結無窮之歡  
兒郎偉拋梁東喬木叅天梵釋宮畫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  
更鐘

兒郎偉拋梁西嫋嫋虹橋跨碧溪時有使君來問道夜深燈火亂  
長堤

兒郎偉拋梁南南江古木蔭回潭共笑先生垂白髮舍南親種兩  
株柑

兒郎偉拋梁北北江江水搖山麓先生親築釣魚臺終朝弄水何

曾足

兒郎偉拋梁上璧月珠星臨蕙帳明年更起望仙臺縹緲空山隘  
雲仗

兒郎偉拋梁下鑿井疏畦散鄰社千年枸杞夜長號萬丈丹梯誰  
羽化

伏願上梁之後山有宿麥海無颶風氣爽人安陳公之藥不散年  
豐米賤林婆之酒可賒凡我往還同增福壽

海會殿上梁文

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自此佛法大行以至海隅皆滿伏惟我

海會禪師施無盡藏開不二門來作西方之主人且爲東坡之道  
友爰因勝地以建道場有大富長者人造釋迦寶像一所瑤堦肋  
截碧瓦鱗差庶幾鷲嶺之雄豈特鰲湖之冠共憑佛力仰祝堯年  
如日之升與天無極舉城僚友闔郡士民皆興有作之慈共享無  
邊之福

兒郎偉拋梁東日出三竿照海紅作禮禪師爲祖席東坡請到雪  
鬢翁

兒郎偉拋梁西此去西方路不迷一禮慈尊無量壽萬年天子與  
天齊

兒郎偉拋梁南海薰風動碧潭過盡千帆并萬舶歸來金鼓結  
珠龕

兒郎偉拋梁北玉輦巍巍天北極侯門鼓吹到  
門爲作龍興千  
萬億

兒郎偉拋梁上瑞氣葱葱蔭龍象勸師舉足不須踏踏着毗盧粟  
模樣

兒郎偉拋梁下禮足闍黎來請話五葉花開到處春千燈光照何  
曾夜

伏願上梁以後年豐米賤氣爽人安郡侯日轉千階施主日增萬



鑑果肴雲散錢寶星飛各務紛拏共爲笑樂

若稽古說

若稽古其訓曰順考古之所謂若今之所謂順也古之所謂誠今之所謂真也非以若易順誠易真也曰惠亦順也方虞書時未有云順者耶

八佾說

宋書樂志宋文帝元嘉十三年給彭城王義康伎相承給三十六人太常傳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以節八音故止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隆殺以兩兩減其二列若

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同又春秋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予案說文侂從人從夂聲夂音許訖切夂肉八聲其解云振也八無緣爲夂之聲疑古字從八從肉

蜡說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猫虎之尸誰當爲之致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表老物黃笠草屨以奠野服皆戲之適

也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告之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蓋謂是也

尸說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蓋人之意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心齋潔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人不知此道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行耳

烏說

烏於人最黠伺人音色有異輒去不留雖捷矢巧彈不能得其便

也。閩中民狃鳥性，以謂物無不可以性取者，則之野，挈罍飯楮錢，陽哭冢間，若祭者，然哭竟裂錢棄飯而去。烏則爭下啄，啄盡哭者復立。他家裂錢棄飯如初，烏不疑其給也。益鳴爭，乃至三四皆飛從之，稍狎迫于羅，因舉獲其烏焉。今夫世之人，自謂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禍藏於所伏者，幾何不見賣於哭者哉！其或不知周身之術，而以愚觸死，則其爲智猶不若烏之始虛於彈。韓非作說難，死於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說難，而謂之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二人者，其爲愚智則異，其於取死則同矣。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觀時而動，旣可及哉。



二魚說

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又嘗悼世之人有妄怒而招悔欲蓋而彌彰者遊吳得二魚於海之濱人亦似之作二魚說非意乎續子厚者亦聊以自警云

河之魚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游於橋間而觸其柱不知違去怒其柱之觸已也則張頰植鬣怒腹而浮於水久之莫動飛鳶過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好遊而不知止因遊以觸物而不知罪已乃妄肆其忿至於磔腹而死可悲也夫

海之魚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呶水而水鳥戲于岸間懼物之窺已也則  
呶水以蔽物烏疑而視之知其魚也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  
全不知滅迹其魚疑識者之所窺哀哉

梁賈說

梁民有賈于南者七年而後返茹杏實海藻呼吸山川之秀飲泉  
之香食土之潔泠泠風氣如在其左右朔易強化磨去風癩望之  
蝟蟻然蓋項領也倦游以歸顧視形影日有德色徜徉舊都躊躇  
乎四鄰音都之人與鄰之人十九莫已若也入其閭登其堂視其

妻反驚以走是何恠耶妻勞之則曰何關於汝饋之漿則憤不飲  
舉案而飼之則憤不食與之語則向墻而歔戲披巾櫛而視之則  
唾而不顧謂其妻曰若何足以當我亟去之妻俛而作俯而歎曰  
聞之居富貴者不易糟糠有姬妾者不棄憔悴子以無瘦歸我以  
有瘦逐嗚呼瘦邪非妾婦之罪也妻竟出於是賈歸家三年鄉之  
人憎其行不與婚而土地風氣蒸變其毛脉啜菽飲水動搖其肌  
膚前之醜稍稍復故於是還其室敬相待如初君子謂是行也知  
賈之薄於禮義多矣居士曰貧易主貴易交不常其所守茲名教  
之罪人而不知學術者蹈而不知耻也交戰乎利害之場而相勝

於是非之境往往以忠臣爲敵國孝子爲格一作降虜前後紛紜何

獨梁賈哉

梁工說

梁工治丹竈有日矣或有自三峯來持淮南王書欲授枕中竒秘坎離生養之法陰陽九六之數子女南北之位或黃或白生生而不窮以是強兵以是緒餘以博施濟衆而其始也密室爲塲空地爲爐外燼山木之上煮天一坏釜鼎毋養以旣濟風火網緼而瓦鑠化生方士未畢其說工悅之然以爲盡之矣退試其術逾月破竈而黃金已芽矣於是謝方士方士曰子得予之方未得究其良



知其一不知其二余弗邀利於子後日不成不以相仇則子之惠也工重謝之日若之術殫於是矣子固知之矣豈若愚我者哉遂歌驪駒以遣送之束書在於腰長揖而去工曰治其詖更增益劑量其貪婪無厭童東山之木汲西江之水夜火屬月魄晝火屬日光操之彌勤而其術愈疎爲之不已而其費滋甚牛馬銷於鉉永室廬盡於鉗鎚券土田質妻子蕭條纏縷而其效不進至老以死終不悟君子曰術之不慎學之不至者然也非師之罪也居士曰朽墻畫墁天下之賤工而莫不有師問之不下思之不熟與無師同其師之不至朽墻畫墁之不若也不至則欺其中亦以欺其外

欺其中者已窮欺外者人窮如梁工蓋自窮亦安能窮人哉其後

...

...

...

...

...

...

...

...

東坡集卷之六十二

史評

眉山蘇

軾東坡氏著

堯遜位於許由

司馬遷曰夫學者載籍極博尤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  
文可知也堯將遜位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  
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  
斯之難也而說者謂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  
之時有下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東坡先生曰士有簞食豆羹見  
於色者自吾觀之亦不信也

巢田不可廢

巢田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失爲至仁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雄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禪舜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世主誠知揖遜之水尚污牛腹則干戈之粟豈能溷夷齊之口乎於以知聖人以位爲械以天下爲牢庶乎其不驕士矣

堯不誅四凶

史記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



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自漢以來儒者失  
之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見誅於堯之世不待舜而後誅明  
矣屈原有云鯀幸直以忘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誠  
皆小人也則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則四族之誅  
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耳如左氏之所言  
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之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寔爲  
堯矣

堯桀之民

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若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

下桀時大辟遍四海也

### 商人賞罰

禮云商人先罰而後賞而漢武策董仲舒云商人執五刑以督姦  
傷肌膚以懲惡此百王之所同而獨云爾者漢儒之學固有以商  
爲厚於威而薄於恩也耶

### 管仲分君謗

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  
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闕七百國人非  
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公此戰國策之言也蘇子曰管仲仁

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雖然管仲之  
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  
日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諫而不聽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  
器小哉

管仲無後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子之後不復見於  
齊者予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予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  
齊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

仁夫以孔子稱其仁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  
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韋堅王錡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  
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楚子玉以兵多敗

蔣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卻克自謂不如朱大夫請八百乘  
將以用寡爲勝抑以將多爲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辦是庸衆  
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  
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孔子誅少正卯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爲太速此叟蓋自知其罪  
方命薄亦必不得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兩  
三日已爲少正卯所圖矣

顏回簞瓢

孔子稱顏回屢空至於簞食瓢飲其爲造物者廢亦省矣猶且不  
免於天折使回喫得兩簞食幾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造  
物者輒支盜跖兩日祿料便足爲回七十餘年糧矣但恐回不肯  
要耳

宰我不叛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  
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不從田常亂而滅其族太  
史公載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李斯  
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蓋傳者妄也予病太史公言宰我  
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天下通祀者容  
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耶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  
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甚明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載  
而吾師與蒙其誅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大快也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予嘗疑之  
戰國策司馬穰苴爲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  
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爲信凡史記所書大  
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事不可  
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當更徐考之

孟嘗君賓禮狗盜

孟嘗君所賓禮者至於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  
此二人幾不脫於死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  
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顏蠋巧貧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  
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太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  
則祿焉非不尊達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  
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  
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  
猶有意於肉與車也夫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足矣何  
以當肉與車爲哉雖然蠋可謂巧於爲貧者也未饑而食雖入玃  
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入玃惟晚食爲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



貧不知蠟之巧也

田單火牛

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設爲神師皆遊兒戲無益於事蓋  
先以疑似置齊人心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  
此其本意也

張儀欺楚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與兒  
戲無異天下莫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  
道哉而張子又非楚之臣爲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

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錯其君之所  
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惟無獲其所喪已不可勝言矣  
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因讀晁錯傳書此

### 商君功罪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兵強以成帝  
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  
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  
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  
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

禍者吾爲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策書

王翦用兵

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而後取之雖小痛而  
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適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  
萬人取荆此一拔取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荀子疎謬

荀子有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故世之言第  
子勝師者輒以此爲口實此無異醉夢中語青卽藍也冰卽水也  
今釀米以爲酒殺羊豕以爲膳而曰酒甘於米羞美於羊豕雖兒

童必皆笑之而荀卿乃爲辯信其醉夢顛倒之言至以性爲惡其  
疎謬大率皆此類也

陳平論全兵

匈奴圍漢平城陳平上言胡者全兵請令強弩傳兩矢外向徐行  
出圍李竒注全兵云惟弓矛無雜仗也此說非是使胡有雜仗則  
傳矢外向之說不得行歟且竒何以知匈奴無雜仗也匈奴特無  
弩爾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不致死不能與我行此危事也

趙堯真刀筆吏

方與公謂周昌之吏趙堯年雖少然竒士君必異之且代君昌笑



曰堯刀筆吏耳何至是居頃之堯說高祖爲趙王置貴強相獨昌  
爲可高祖用其策堯竟代昌爲御史大夫至殺趙王昌亦無能爲  
特謝病不朝耳由是觀之堯特爲此計規代昌耳安能爲高祖謀  
哉其後呂后怒堯爲此計亦抵堯罪堯非獨不能爲高祖謀其自  
謀亦不審矣昌謂之刀筆吏真不誣哉

### 酈寄幸免

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  
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摧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  
予曰當是時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寄以功臣子而與國賊遊

且相厚善也石碣之子厚與州吁遊碣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滅親酈商之賢不及石碣故其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爲洗賣友之穢固之於義陋矣

### 穆生去楚王戊

楚元王敬禮穆生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與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亡道也亡道之人胡可與久

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  
通謀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舂於市申公愧之歸魯教授  
不出門已而趙綰王臧言於武帝復以安車蒲輪召卒坐臧事病  
免穆生遠引於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戀於旣悔之後謂禍福皆天  
不可避就者未必然也可書之座右爲士君子終身之戒

漢武無秦繆之德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  
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公辭焉召  
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

東坡集卷之三  
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  
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  
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  
焉漢武帝違韓安國而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繆公違蹇叔之  
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 王韓論兵

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上前至三反復安國初持不可擊甚堅  
後乃云意者有他謬巧可以擒之則臣不可知也安國揣知上意  
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耳不然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



豈計於謬巧哉安國少貶其論兵連禍結至漢幾亡可以爲後世君子之戒

漢俗諂媚

西漢風俗諂媚不爲流俗所移惟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伉簡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云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衰吾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意在此也而荅者不能盡吾亦嘗於上前論之

衛青奴才

漢武無道無足觀者惟據厠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爲可佳爾若青奴才雅宜舐痔據厠見之正其宜也

司馬相如創開西南夷路

司馬長卿始以污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梓萬石君父子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遷虜也故眩而喜曾多君子何喜之有

司馬相如之諂死而不已

司馬相如歸臨邛令王吉謬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稱病使使  
謝吉及卓氏爲具相如又稱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  
相如爲率錢之會耳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諭蜀父老云  
以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殆幾於勸矣諛諛之意死而不  
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真可謂小人也哉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  
甚臞此殆得道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漢武  
帝意也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鵬賦真知  
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日

竇嬰田蚡

竇嬰田蚡俱好儒雅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皆罷觀嬰蚡所爲其名亦善矣然嬰旣沾沾自喜蚡又專爲姦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爲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爲嬰蚡起又可以一笑鳳凰翔于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漢武帝巫蠱事

漢武帝諱巫蠱之事疾如仇讐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維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



宛已且爲巫蠱之魁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云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風狂不慧者爾烏能爲惡廢則已矣何則  
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  
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密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  
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疏賀之惡可盡  
信耶

趙充國用心可重

始予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僞曰何其明也又觀遣彫車行羗中  
告諭阻辛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  
恩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詐諉疲人於一戰  
者絕殊最未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爾非爲公家忠計  
也語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  
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言之卒死  
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  
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嘗觀於內公卿士大夫之議曰法  
當然柰何觀於外將之議曰詔如是不當違詔也凡在我一入一

出未有止障也脫有能言一事其言不用則矜語於人曰某事吾嘗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則無負終不更犯顏色往復論也況於以死守而不欺豈復有哉而以餘命受祿位者併肩立也豈特才不及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充國之用心人臣常道爾然與充國同時在漢廷人未聞皆然而充國獨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遠矣則充國益可重也予旣觀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而格排羣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羗寇不知其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況三代君臣間哉下其肯有欺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而觀揚子雲賚不及此區區論功爾功古今

豈無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勵事君也班固又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著云爾

史彥輔論黃霸

吾先君友人史經臣彥輔豪偉人也嘗云黃霸本尚教化庶幾於富而教之者乃復用烏攫肉小數陋矣潁川鳳凰蓋可疑也霸以鵠爲神雀不知潁川之鳳以何物爲之雖近於戲亦有理也故記之

梁統議法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



孝文始罷肉刑與三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暴戾有增每  
損宣帝治尚嚴因武帝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  
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畧矣嘉賢相也  
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宣武以重法興  
哀平以輕法衰因上言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少  
年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便謂酒色延年可乎統亦東  
京名臣然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竦皆死非命異卒滅族  
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元成詔語

楚孝王 被疾成帝詔云夫子所痛箴之命矣夫東平王宇不得  
於太后元帝詔曰諸侯在位不驕制節謹度然後富貴離其身而  
社稷可保皆與今論語孝經小異離附麗之離也今作不離疑爲  
俗儒所增也

直不疑買金償亡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  
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  
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  
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欲名之至者也太史公

窺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仁處諂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  
不疑蒙垢以求名周仁穢迹以求利均以爲佞佞之爲言知也太  
史公之論後世莫曉者吾是以疏解之

邳彤漢之元臣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爲世祖堅守世祖見得二郡議者以謂  
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爲若行此策豈徒空失  
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  
也何者公旣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  
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

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耳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萊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爲便公大驚以瓊爲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爲安全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北征瓊之言大畧似邳彤皆一代之雄傑也

朱暉非張林均輸

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爲租官自煮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爲不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爲可行



帝頗然之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金木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皆非明主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爲然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繫獄三日詔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等因稱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林得譴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指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狀太醫視疾太官賜

食暉乃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偶讀後漢書朱文季傳感歎  
不已肅宗號稱長者詔書旣已引罪而謝文季矣諸尚書何怖之  
甚也文季於此時強立不足多貴而諸尚書爲可笑也云其禍不  
細不知以何等爲禍蓋以帝不悅後不甚進用爲莫大之禍也悲  
夫

諸葛亮八陣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溫  
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上俯  
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蕤蕤上圖不見凸凹處如日中蓋影

耳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

曹袁興亡

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  
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  
田別駕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為明主謀而不忠不惟無罪  
乃有賞為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今吾知孟德本初  
所以興亡者

管幼安賢於荀孔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荀文若盛名猶為之經營謀慮一旦

小異便爲謀殺邢昱程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竒逸博聞志大  
而才疎每所論建輒中操意況肯爲用然終亦不免桓溫謂孟嘉  
曰人不可以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溫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  
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爲高人勝士所比數爾管幼安懷寶遜世就  
閑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旣不得而殺  
予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

周瑜雅量

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宴下揚州遣九江蔣  
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乃布衣褐巾自



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 涉江湖爲曹公作  
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遙聞芳烈故來叙澗井觀  
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  
知雅曲後三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  
示之侍者服餽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  
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  
陸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坐所能移乎幹笑而不  
言遂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以此多之蘇子曰曹  
孟德所用皆爲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

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賈充叛魏

司馬景王既執王凌而歸過賈逵廟大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及景王病見凌與逵共守咎殺之逵之子充乃叛魏事晉首發成濟之事凌嘗謂充卿非賈梁道子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此觀之逵之忠於魏久矣充豈不知也耶予乃知小人嗜利利之所在不難反父父且不顧不知人主亦安用此物故亡晉者卒充也予少時嘗戲作小詩云嵇紹似康爲有子郝超叛鑒是無孫而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閻殺子元

唐彬

唐彬與王濬伐吳爲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鄴二百里許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予讀晉書至此未嘗不廢卷太息也然本傳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爲監軍以問文立立云彬多財欲而宗嗜酒帝曰財欲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誠貪財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者獨何人斯安知非蔽賢者耶

阮籍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  
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  
失九州牧獨不見夫羣虱之處禪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  
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褶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  
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虱處於禪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  
夫虱之處禪中乎此阮籍之胸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  
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讐獨賴司馬景王保持之爾其去  
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虱之出入往來於衣襟中間者也安能笑人  
吾故書之爲將來君子一笑戊寅冬至日



阮籍求全

阮籍見張華鷓鴣賦嘆曰此王佐才也觀其志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才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害此正求全之過失鷓鴣之本意也

劉伯倫非達

劉伯倫嘗以錘自隨曰死便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

晉武娶婦

晉武帝欲爲太子娶婦曰賈氏女有五不可青黑短妬而無子竟

爲羣臣所譽取之卒以亡晉婦人黑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  
欲爲娶好婦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惑於衆口則顛倒錯繆  
如此俚語曰證龜成鼈此未足怪也以此觀之當謂證龜爲蛇小  
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況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後  
者耶

衛瓘拊床

晉惠帝爲太子衛瓘欲陳啟廢之言未敢發會燕陵雲臺瓘託醉  
帝前曰臣欲有所啟欲言之而止者三因以手拊床曰此座可惜  
帝意乃悟曰公真大醉賈后由是怨瓘此何等語乃於衆中言之

豈所謂不密失身者耶以權之智不宜闇此此殆鄧艾之冤天奪其魄耳

石崇婢知人

王敦至石崇家如廁脫故着新意色不怩廁中婢曰此客必是作賊此婢乃知人而崇令執事廁中是殆無知耶

裴頠之諛

晉武帝採策當亦如籤也耶惠帝採策得一蓋神以實告裴頠諛對士君子耻之而史以爲美談鄙哉惠懷愍皆不終牛繫馬後豈及二王乎

王衍之死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  
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大罵而死乃  
知夷甫之死非獨慙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孟嘉與謝安石相若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  
溫謂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桓溫平生輕殷浩豈妄  
許人者耶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謝安不過不過如孟嘉也

貴戚專殺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使殺之使美人行酒  
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尚在而貴戚敢如此以此知晉室之亂  
也久矣

王述謂子癡

王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  
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卽排下曰汝竟癡  
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  
肯耳乃止若以辭婚得罪於溫以至狼狽則見述癡若以婚姻從  
桓溫者則見坦之之癡王述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

魏司空昶白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宮屬世林少  
得好各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謀遂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  
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婆之事其言慷慨乃實訓戒

英雄自相服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服  
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  
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庾亮不從孔坦陶回言

庾亮召蘇峻孔坦與陶回共說王導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

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  
不先往峻必先入有奪人之心導然之亮以爲峻若徑來是襲朝

廷虛也不從及峻將至回又說亮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

向小丹陽南道步來若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擒亮又不從事見

傳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向導夜行無部

分亮聞之深悔吾以謂召峻固失計然若從二人言猶不至覆國

幾於滅亡也晁錯削七國大類此亞夫猶速馳行入梁楚之郊故

漢不敗吾嘗謂晁錯能容忍七國待事發而發固上策若不能忍

決欲發者自可召王濞入朝仍發大兵隨之吳若不朝便可進討

東坡全集卷之十三  
史記  
三

則疾雷不及掩耳吳破則諸侯服矣又不獨罪狀吳而不及餘國如李文饒輔車之詔或分遣使者發其兵諸國雖疑亦不能一旦合從俱反也錯知吳必反不先未削爲反備旣反而後調兵食又一旦而削七國以合諸侯之交此妄庸人也

邈方回邈嘉賓父子事

邈嘉賓旣死留其所與桓温密謀之書一篋屬其門生日若吾家君眠食大減卽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予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於父子今嘉賓以父之故而暴其惡各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



回可謂忠臣也悲夫或曰嘉賓與桓溫謀叛而子以孝子稱之而  
乎曰採葑採菲無以下體嘉賓之不忠不待誅絕而明者其孝可  
廢乎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溫述怒排坦之曰汝真癡耶乃  
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桓溫之禍使邨氏父子能如此吾無  
間然者矣

邨超小人之孝

邨超雖爲桓溫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死出一箱  
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爲斃我死後公若大  
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生依旨呈之則

悉與溫往返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恨晚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蜡比然郗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曰小人之孝也

晉宋之君與臣下爭善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率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帝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

臣爭善豈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其夫乃妬人之妾也  
淵明非達

陶淵明作無絃琴詩云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蘇子曰淵明非  
達者也五音六律不害爲達苟爲不然無琴可也何獨絃乎

僧虔胡廣美惡

王僧虔居建康里馬糞巷子孫皆篤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東  
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云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  
號而以此胡廣則糞有時而不幸

宋殺王彧

宋明帝詔荅王景文其畧曰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千仞  
之木旣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晉將畢萬七戰皆獲死  
於牖下蜀將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  
從意於處安未必全福此言近于達者然明帝竟殺景文哀哉景  
文之死也詔言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詔至景  
文正與客棊竟歛子納奩中徐謂客曰有詔見賜以死酒至未飲  
門生焦度在側取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以一  
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謂客曰此酒不可  
相勸乃仰飲之蘇子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



乎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

### 齊高帝欲等金土之價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者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爲之哉而孟子亦自忘其言爲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

### 劉沈認屐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着屐卽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著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卽予之鄰

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此雖小節然人處事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 崔浩占星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此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常附日不遠而十月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予度之十月爲正則十月乃今之八月耳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諂之浩之說未足信也

### 陳隋好樂

吹箏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技自齊文襄以來好之河清已後尤甚後主惟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能自度曲親執樂器玩悅無倦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怨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侍兒闈官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行幸道路或時馬上作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煬帝不解音律畧不關懷後大製艷曲詞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荆萬歲樂藏鈎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博續命闈鷄子

闈百草泛龍舟還舊宮長樂苑及十二時等曲掩抑

摧藏哀音斷絕帝悅之不已謂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撰文彈曲多則能造曲因語明達云陳氏褊陋曹妙達猶封王況我天下大同乎宋武帝既受禪朝廷未備音樂殷仲文以爲言帝日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解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觀二主之言興亡之理豈不明哉

唐太宗借隋吏以殺兄弟

唐高祖起兵汾晉間時子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皆留河東護家高祖起兵乃密召之隋購之急建成元吉能間道赴太原智雲幼不能逃爲吏所誅高祖以父子之故不能少緩義師數日以須建



成等至乎以此知爲秦王所逼高祖逼於裴寂亂宮之事不暇復  
爲三子性命計矣太宗本謀於是時借隋吏以殺兄弟其意甚明  
新舊史皆曲爲太宗潤飾殺兄弟事然難以欺後世矣建成元吉  
之惡亦孔子所謂下愚之歸也歟

褚遂良以飛雉入宮爲祥

唐太宗時飛雉數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良曰昔秦文公時童子  
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  
其雌遂雄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  
並見以告明德上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予

以謂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卽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  
武王此誦佞之甚愚瞽其君者而太宗喜之史不譏焉野鳥無故  
數入宮中此正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  
不知此捨鼎耳而取陳寶非忠臣也

李靖李勣爲唐腹心之病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爲而言也然功臣社稷之  
辨不可不察也漢之稱社稷臣者如周勃汲黯蕭望之之流三  
人者非有長才也勃以重厚安劉氏黯以忠義弭淮南之謀望之  
確然不奪於恭顯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耶僕嘗謂社稷之

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斷一指與一足未及於死也腹心之病則爲膏肓不可爲也李靖李勣可謂功臣終始爲唐之元勳也然其所爲止衛霍韓彭之流爾疆場之事夷狄內侮能以小擊衆使敵人望而畏之此固任之有餘矣若社稷之寄存亡之幾此兩人者蓋懵不知焉太宗欲伐高麗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以堅太宗贖武之志幾成不戢自焚之禍高宗立武后勣以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氏之禍戮及襁褓唐室不絕如綫則二人者爲腹心之病大矣張釋之戒嗇夫之辨使文帝終身爲長者魏元成折封倫之論使太宗不失行仁義孔子所謂有一言而可以興邦一言而

可以喪邦者豈其然乎

### 房瑄之敗

房次律敗於陳濤斜殺四萬人悲哉古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雖杜佑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陳濤斜之敗秩有力焉次律云熱洛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挾區區之辯以待熱洛河疎矣

### 韓愈優於揚雄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自亦難得觀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



如此分明如揚雄謂老子之言道德則有取焉爾至於搃提仁義  
絕滅禮樂爲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起爲救  
時反本之言爲無取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  
則有取楊子亦自不見此其與韓愈相去遠矣

柳子厚論伊尹

聖人之所有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爲魯司寇墮  
郈墮費三桓不疑其害已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旣醜有  
夏復歸於亳伊尹爲政於商旣貳於夏矣桀之暴戾處其執政而

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廢太  
甲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皆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  
惟諸葛孔明近之玄德將死之言乃真實語也使孔明據劉禪位  
蜀人豈有異詞哉讀柳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言伊尹往來兩國  
之間豈其有意欲教誨桀而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  
尹何疑焉桀改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  
雖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自解其從王叔文之罪也

柳子厚誕妄

柳宗元敢爲誕妄居之不疑呂溫爲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

之逾月客舟之道于永者必呱呱然雖子產不至此温何以得之  
其稱温之弟恭亦賢豪絕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之女也孰有  
士君子肯爲裴延齡壻者乎宗元與侄叔文爲交蓋亦不差於延  
齡姻也恭爲延齡壻不見于史宜表而出之事見宗元文集恭墓  
誌云

白樂天不欲伐淮蔡

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不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  
置之固爲非策然不得武裴二傑士事亦未易辨也白樂天豈庸  
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

注云時方討淮蔡叛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況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俗士談也

樂天論張平叔

樂天作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詞云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人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過四五人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爲割剝事見退之集樂天其詞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度其人必小人也

劉禹錫文過不悛



劉禹錫既敗爲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  
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  
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後漢宦者傳論云孫程定立  
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騰與梁冀比捨清河而立蠡吾此漢之  
所以亡也與廣陵王監國事豈可同日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爲比  
如小人爲姦雖已敗猶不悛也其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讀禹錫傳  
有所感書此

唐制樂律

唐初卽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璡等定樂初隋用黃鐘

一宮惟擊七鐘其五懸而不擊謂之啞鐘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爲  
十二律與孝孫等次調五鐘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鐘皆用而肅宗  
時山東人穆延陵得律因李輔國奏之云太常樂調皆不合黃鐘  
請悉更制諸鐘磬帝以爲然乃悉取諸樂器摩刻之二十五日  
而成然以漢律考之黃鐘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爲非是唐用肅  
宗樂以後政日急民日困俗日偷以至於亡以理推之其所謂下  
者乃中聲也悲夫

歷代世變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察經術之士故儒

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師有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廢經術褒尚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能接之以禮遂至於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晉魏之士變而爲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同故五胡亂晉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能一天下隋不可謂一天下第能馭除耳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孫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叛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

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矣因客有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論  
淳于髡一石亦醉

淳于髡言一斗既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於勸  
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少之無常知飲酒之知  
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託於放蕩之言而能已  
荒主長夜之飲未有識其趣者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偶讀史記  
書此

漢高祖封羹頡侯

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



羹盡轉一作轅釜客以故去已而視其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

代王而伯子獨不侯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非敢忘之也爲其母  
不長者封其子信爲羹頡侯高祖號爲大度不記人過者然不置  
轉釜之怨獨不畏太上皇緣此記分杯之語乎

### 相如長門賦

陳皇后廢處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工爲文奉百金爲相如文君取  
酒相如爲作長門賦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予觀漢武雄猜忍暴  
而相如乃敢以微詞褻慢及宮闈間太史公一說李陵事以爲意  
沮貳師遂下蠶室陳皇后得罪止坐衛子夫子夫之愛不減李夫

人豈區區貳師所能比乎而於相如之賦獨不疑其有間於子夫者豈非幸與不幸固自有命歟世以禍福論工拙而以太史公不能保身於明哲者皆非通論也

### 三國名臣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事風節短於權畧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也紹聖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書

### 桓範奔曹爽

司馬懿討曹爽桓範往奔之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

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說爽移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不能從。範曰：所憂在兵食，而大司農印在吾許，爽不能用。陳宮、呂布既擒，曹操謂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日何如？宮曰：此子不用宮言，不然未可知也。僕嘗論此二人，呂布曹爽何人也，而爲之用。尚何言智乎？臧武仲曰：抑君似鼠，此之謂智。

夏侯玄論樂毅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予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爲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玄

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羣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如此可以發千載一笑

淵明無絃琴

舊說淵明不知音蓄無絃琴以寄意曰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此妄也淵明自云和以七絃豈得不知音當是有琴而絃弊壞不復更張但撫弄以寄意如此爲得其真其自祭文出妙語於續息之豈死生之流乎但恨其猶以生爲寓以死爲真嗟夫先生豈真死獨非寓乎